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
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
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
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
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為其
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
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

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

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齬卒以不遇可為酸鼻譁日錄臣向昧死上

以不設河為漸異韓日韓日向相逐土
為事子華子之言攻於木然不可時翻答空
當却論刻以特時陣卒然然喪跡日以辭隨
對味其質齊大夫曼平物與之為文要之交
醫味以二善存煇養辭不尚於書都終子然
阿亦之而以大法
乘子六月日發前其海關而無火珍非子始
幾不斯山以空今其書歸新潛潛以長門人

子華子卷上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
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
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
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
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

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
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
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二而為一離之
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端而三之數
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
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
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
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

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
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
輪樞之象焉水函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
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
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
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
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之不形是以坎
離幹平中氣中天地而立生育萬物新新而

不窮陽之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
氣為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
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
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
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
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
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
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

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
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
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
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
膏澤臟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
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
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
萬殊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

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
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為
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全生
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
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
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
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
其聽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

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
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
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
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
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
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

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
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
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
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
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
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
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
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

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
者知識也人之異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
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
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
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
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踰也言
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
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

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

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
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

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
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
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
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
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
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
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
恐大園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

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
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
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
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
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
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
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
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其家

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上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矣小子志之

郊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緣直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

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知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

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者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布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

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麇居其知徐徐其
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
相傾也盛盈蚤息以相薄也寵洪蘆符以相
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紀由是以虧由是以
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
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
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

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
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
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
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
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
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
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且坐於夕室也是
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

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苾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

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繆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

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
室聚帑將行其子弟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
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曰古今之通誼也
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
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
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膏於外其意
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
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

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
邾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
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
環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
臨河之操其亂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
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
之也意吾以爾為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
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

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憂

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莒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剖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甚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韞繫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

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轡者也正不
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君
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為人臣能
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
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
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
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為國矣簡

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
者三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
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
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
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
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
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

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材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洫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灰之慎不忘也

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

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
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
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惚去善其
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
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了華子曰人
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
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
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

徑寸之地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
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
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羨之未調
諷諷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
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
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
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
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

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
悁之心何爲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
誅大則碎首穴曾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
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
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
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
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
肩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

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
恭夫以是故不師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
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
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
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
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
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
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

華督父并忽

或作

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

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大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者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

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

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

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

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

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寇賊之寇加法度焉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為賊夫穿垣竄

發鎬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為吾子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為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自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

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汭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補其

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

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汗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伉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榦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

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為紀綱
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為人也強毅而有立
方嚴而不剄其事主也齊戒袞濯而無有回
心舜華多學而強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
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
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
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
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

懋昭其庸而光貴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
山之間龜析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
而頽其宗主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
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
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裹糧而之於他國
主君之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
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
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

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耿耿之思
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
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
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
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
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
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

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
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
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
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被天符不
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
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
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
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

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智也以未無不
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
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
為多夫是之謂重蹇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
又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
治也夫有為願治之心而獲夫重蹇之禍是
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
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

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宮庀
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
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
青北九陽竒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
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
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祝囀日

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力鋸斷斷如也
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
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
然皆知公上之有愆心也造為訶謠以蠱君
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怒焉
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
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
測之禍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

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
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
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
君之明疏滄其所底滯而開之以卿道夫孰
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
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
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
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

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西宮也因其言而辭之俱無不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

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土賞不薦士

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象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桓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榎栭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孱顏嶇嶕之區抉剔之掎掖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螭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
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
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
塗也必以其類其影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
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

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
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
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
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
膺則將無與為蔽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
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
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

其曾腹之私與其佞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
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
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鑑也神明之照也甚可
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
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疋斃聚而為陰陽之
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
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

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
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
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
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
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日有昧
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
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
也然且愾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

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志
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
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
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噐噐自庸而
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蜮日惟諛佞
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
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
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接職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
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
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
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
門如鬧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
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
行氏以亡兄此三王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
崇蘊窮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

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王荒墜厥
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
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
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
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
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惛
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
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

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王者
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
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
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
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
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
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

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
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
祚衍于天下子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
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
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
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
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
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

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
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
分財一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
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
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筮著以為決所
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
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識

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
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
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
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
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卑此而已也而又公
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
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
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
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
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
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
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
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
心焉而况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
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

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
道也

子華子卷上

子華子卷下

晏子問黨

晉人程本著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
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
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
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
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

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
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
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為之䟽苟
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
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
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以有澆焉必不
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
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

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
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
孰肯以不貴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
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
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媵媵脂膏者未必
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
為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

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

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愿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整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苾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
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
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
孛矣乎墨以為明孤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
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
而排孤嬖阿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
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
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

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
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筐無連城矣惟士亦然
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
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嶠輪
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
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
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
所植其足則馮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

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齷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大莛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賚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

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

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汗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間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鷩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

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
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
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
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牀戒者此
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
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
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可存約則殺
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亢鼓之經入

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
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
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
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國隸
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
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
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
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
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
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
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
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
挈歛之氣而為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
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

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况於人乎是故誠能
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
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
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
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阨塹
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生
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
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

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為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二其在人而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

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恂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曰出拓或作宕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濔濔瀕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為能集道惟平為能

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壙則裂謂中滿則克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

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痺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

無數故無有隆痺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
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韋雖
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
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
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閱月
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
此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

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
朱鳥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為
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長倮
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
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
氣息之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
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
數通體而為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
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
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
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
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
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
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

包涵天之所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
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
鳥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
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
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
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
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
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

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子華子曰凡物之所有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運也紬之紬思或作絲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抽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所由有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

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眡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醜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握足窘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

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狠東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然也金宿於肺磬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許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

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媿媚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辯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

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

為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
下無為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為於貴寶
矣敢問吾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
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
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
止崇楹績栱猱狢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
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
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

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
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寓其響流於
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
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
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
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
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慤
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

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偏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

者衆之有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為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有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為二化二以為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而九

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
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
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
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
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
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
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

也不可以為量也是能使其形之所澤鬱鬱
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
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
以務不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
已則氣必剝剝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
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
去其榦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
邪䟽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為物櫻動息出

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洶洶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又生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又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

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硃白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激咨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醜淡芳奧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

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

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為而至於此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

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
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
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
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刈漚之寫爾彼其
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
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
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
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

而光被四表格子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
膳不徹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
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
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
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
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
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
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

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方
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
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
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
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
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
錯采續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
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秦牢

之養也訓澮之寫也畦圃之疏也篋襲之藏
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
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
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
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
瀹也瀹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
窾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

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尺者而加疏濬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濬也濬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為愈也有所待於

養不如無養之為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吾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

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
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
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
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
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
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
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
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

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
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
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
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
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
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
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釋謂
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

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殺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伎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

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

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
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
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
巳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為鳳凰其竅上
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
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
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
總也寒熱風燥溫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

以燻之土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
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
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
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
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
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
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并
洫也火文焚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

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克物者
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
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
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
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思不
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
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待於
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

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
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
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
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五
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釣深與天通心
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

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瞋瞋踴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撲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

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牾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緇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疴夏霜冬雷繆蓋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

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
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
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骨穢而難持者女
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捉
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
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
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

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
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
以為壁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
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
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
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

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
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
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
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
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
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
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
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子車氏之猴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
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
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
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
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
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
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

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
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
川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
脫筭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
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
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
不然荒飈怒蹄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

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
是以前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奔展
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桡懷抱其
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
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雷鷄喑
於埒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
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

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王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鼯蹄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酌草之芬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為力也

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將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

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
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
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
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
岑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
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
成疆裂壤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
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

吾何必往也喜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
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
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乎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
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
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鄠脩和周郊於是吾之
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并里之
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為獻王
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
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
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
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
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后凡九世而其子孫或
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固并於溫先
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
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鹿
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
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為人強
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
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
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人
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窳窳
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

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逸我之所脩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
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其欲大智于鼓刃之業而大其前

子華子卷一
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其欲大智于鼓刃之業而大其前



